

萧邦的隐形王国

□ 庞文辉

暴雨

一张竹制的躺椅摆在屋外的走廊，上方是屋子延伸出去的水泥隔板。此刻，雨水正沿着水泥板的边缘哗哗落下，很很地在院子泥地上的泥地上砸出水花。

年少的萧邦在躺椅上仰面躺着，双手扣在枕后，眼神直直地对着前方某个固定位置的雨水，那雨水一滴接着一滴，连绵不断，在与视线的保持中，渐渐连成一条条贯穿天幕的水线，充盈着整个世界。

乡下的夏天，是烈阳和雨季轮番登场的舞台，基本上隔天就会下一场暴雨。它们总会出其不意地来，来得着急、莽撞，又无比强悍。在雨季，那漫天落下的大雨，不止一次震撼着萧邦的世界——雷暴雨中黑压压的天空，无边的雨水颗颗大如黄豆，从天空中愤怒地飘泼而下。它们仿佛动物世界里密密麻麻的角马大军，摩肩接踵地穿过非洲腹地，干裂草原，身上裹着一种居于生命之上、蓬勃不屈的力量。

萧邦闭目陶醉着，沉浸在凉爽的空气中，直至雨声微弱、消失。

残留的雨滴在屋檐下凝聚，缓缓落下。

萧邦估了下，一粒水从萌芽的半球到完美的球形，再到拖着尾巴坠落的水滴，需要二十多秒。这个时间不长，但在无聊的萧邦看来，这只是无所事事的一天中某个闪烁即逝的片刻而已，眨眼就过去了。

走神

不知道什么时候起，萧邦习惯在阿青老师的英语课上走神。

阿青老师是个新人，长得好看，讲课也生动，班里几乎没人不喜欢她。在她讲课的时候，最吸引人的还是她漂亮的唇形，上面涂着好看的桃粉色口红，珠圆玉润，如雨季的水滴一般。一说话就像两片小巧的樱桃肉在舌尖舞蹈，时而环抱，时而分开，露出漂亮的藕粒般的牙齿，比晴天的云朵还要白，闪着纯净的光泽。

萧邦看着，就走神了……

“萧邦！”

“嗯？萧邦不知道谁在叫他，直到一小截粉笔忽地刺破虚幻世界，落到他桌上，又跳了两下。”

“又不认真听课，这可不好哦。”阿青老师的嘴唇动了动。

目光直视，萧邦有些歉意地点了点头。

阿青老师继续讲课。

她其实真的是一个很温柔又有耐心的人，对每一个学生都有柔和的目光。

尽管如此，她也有忍无可忍的时候——萧邦每次听她上课都要走神。她直接提醒过多次，也间接警告了多次，毫无改变。无奈之下，阿青老师来见萧邦的家长。

萧邦家里见过世面的只有爷爷。

那是个佝偻着身子的老人家，

走神

不知道什么时候起，萧邦习惯在阿青老师的英语课上走神。

阿青老师是个新人，长得好看，讲课也生动，班里几乎没人不喜欢她。在她讲课的时候，最吸引人的还是她漂亮的唇形，上面涂着好看的桃粉色口红，珠圆玉润，如雨季的水滴一般。一说话就像两片小巧的樱桃肉在舌尖舞蹈，时而环抱，时而分开，露出漂亮的藕粒般的牙齿，比晴天的云朵还要白，闪着纯净的光泽。

萧邦看着，就走神了……

“萧邦！”

“嗯？萧邦不知道谁在叫他，直到一小截粉笔忽地刺破虚幻世界，落到他桌上，又跳了两下。”

“又不认真听课，这可不好哦。”阿青老师的嘴唇动了动。

目光直视，萧邦有些歉意地点了点头。

阿青老师继续讲课。

她其实真的是一个很温柔又有耐心的人，对每一个学生都有柔和的目光。

尽管如此，她也有忍无可忍的时候——萧邦每次听她上课都要走神。她直接提醒过多次，也间接警告了多次，毫无改变。无奈之下，阿青老师来见萧邦的家长。

萧邦家里见过世面的只有爷爷。

那是个佝偻着身子的老人家，

额头满是皱纹，头发黑白交错，有些稀疏，个子不高，身材干瘦，却可以看出常年干活锻造出的结实。

因为佝偻，看着总是一副谦卑的模样。

“这个……萧邦的家长，您好！”

阿青老师的开场白有些紧张，她是城里人，离土地最近时也只是坐着动车从上方穿过，此刻面对真正跟土地打了一辈子交道的人，忽然感觉好像不知道该怎么说些什么。这是两个毫不相干的平行世界，她不知道如何去跟那个世界沟通，也不知道如何去友善且准确地表达，只能小心翼翼。

孤儿

倒是萧邦的爷爷说话了，他不会普通话，口音中带着乡下的粗糙烟嗓。

“邦子是个好伢儿。”这是他说出的第一句话。他眼中的邦子，是他的孙子，也是土地的孙子，和大地一样根正苗红，本性肯定好的。

“他爸死了，亲娘走了，麻烦老师。”这是萧邦的爷爷的第二句话，之后他就没讲过别的，不断地讲着“麻烦老师”。在他看来，萧邦肯定是做错了什么事情才导致他麻烦老师叫过来，可能以后连书都读不了了，他唯一能做的就是豁出老脸跟老师要一个面子，让萧邦能把书读下去。

只是这样一来，阿青老师反倒无法沟通了，她想说的任何话，都被一句“麻烦老师”给堵了回来。后来，阿青老师索性就不说了，毕竟她通过这次不成功的沟通，知道了一个从未听说过的消息——萧邦几乎是一个孤儿。

孤儿，多让人心疼的一个词。

阿青老师没有再说什么，她感谢萧邦爷爷的到来，并坦诚地说，萧邦表现很好，学校会加以更好地培养，让他将来成为一个优秀的人。

事实上，除了在英语课上走神的问题，萧邦在其他方面几乎无可挑剔，成绩也不错，始终是班级前十名。即使经常走神，阿青老师教的英语，他也总能考出不错的成绩。

主人

乡下的夏天并没有多少小孩。青年们外出，年幼的孩子们跟着去了外面，都有过年才回来，剩下的还是毫无野心的中年老人和日渐垂暮的老年长辈。

村子里往往一整天都会很安静，连土狗都提不起劲，夹着尾巴，匍匐在阴凉的角落，闷不做声。

白天和晚上，萧邦用了很长时间看电视，没有玩伴，电视替他打开了外面的世界。那里好像有许多个声音在跟他说话，来吧，一起来玩吧！于是，他的眼睛里伸出了手，欢喜地去触摸那些光怪陆离的世界，整个人满心



田间少年(油画)

□庄棧

没肺地快乐起来。

电视真是一个伟大的发明，萧邦心想，但有时也会让人乏味，该出去走走了。

乡村的白天，阳光纯净有力，每一棵树，每一株草，河流与庄稼，都被均匀照着，自然的打光让它们色泽艳丽。有些地方，还有春日的油菜花残留，金黄的小花高傲挺立，像极了迎难而上的人生。

萧邦没走多远，去了自家屋后，这里有块废墟，某天他突发奇想在这开辟了一小块比棋盘稍大的地。

他用一把铁勺做铲子，先是在泥地里划出方形的四条边线，然后在四条线环绕中平出一块方形的田，再将多余的泥土堆在边线四周，微微隆起，仿佛田垄。

之后他找了一把折弯的螺丝刀当做锄头，如同爷爷耕作一般，在这方土地上耕耘。锄头划过，土壤蓬松，萧邦却没有播种，只是走捷径地找了许多类似稻谷的迷你草类，只有牙签那么高。他将它们整齐地、如同插秧一般地种下去，最后挨个洒了点水，帮它们固根定植。

萧邦曾很喜欢去爷爷的稻田，那青绿的夏季和金色的秋天都让他羡慕，现在，他也拥有了。

入夜，爷爷把竹躺椅从堂屋搬了出来，摆到了院子里。下过雨的夜空干净而皎亮，散布着漫天星辰，夜风不知疲倦地为人带来凉爽。爷爷在竹躺椅上躺了一会，便去拾掇家里的活计，喂牛劈柴，修理农具，躺椅则成了萧邦的专属。他仰面躺着，双腿尽可能地向后伸，摆出极为放松的姿势，双手交叠着垫在脑后。

萧邦感到莫名的安宁，仿佛一个王国的国王坐在他的宝座上。

在这个王国里，他拥有绝对的权力：爷爷会给他拿来果子和水，奶奶会坐在旁边用蒲扇轻轻地扇着，替他驱走夏夜恼人的蚊虫，他像个国王一样享受着臣子的服务和尊崇。

他还是这个农家小院，这个村子很多地方，村外许多无主之地，那些池塘、溪流、山岭等隐秘乐园的……唯一主人。

在他躺椅的四条腿下，土地蔓延开去数千米，都是他的王国疆域。

两兄弟。他们还带来了城里的游戏机，连上电视，就可以畅快玩耍。

萧邦第一次觉察到自己的王国受到了挑战，连带脚下的王国土地都隐隐有些脱离掌控的感觉，他无法像往常一样去拾掇他的稻田，无法用帝王口吻跟王国里的花草虫鸟子民说话，一切都是因为王国入侵了外来者。

作为国王，萧邦有必要对外来者采取措施。

他深深吸了口气，小心地敲响了邻居兄弟的家门。

咚咚咚。没有反应，但萧邦可以清晰地听到里面说话的声音。咚咚咚。“云！龙！”萧邦在门外喊着他们的名字。

门终于开了，萧邦被一股大力拉了进去，一个身影匆忙飞回电视机前，抓起手柄架起来。

萧邦终于开了，萧邦被一股大力拉了进去，一个身影匆忙飞回电视机前，抓起手柄架起来。

萧邦终于开了，萧邦被一股大力拉了进去，一个身影匆忙飞回电视机前，抓起手柄架起来。

萧邦静静地看着他们打，除了开始时打了声招呼，后面一句话都没说。云和龙忙着闯关，萧邦坐在边上看着他们闯关，看着他们咬牙切齿，看着他们紧张激烈，看着他们大喊大叫，突然有些羡慕，燃起一丝渴望。

他们打了很久，萧邦看了很久。他们结束了重开，萧邦看着他们重开。渴望慢慢退去，这个世界里，仿佛根本没有出现过萧邦一样。

萧邦忽然觉得自己变成了空气，他仔细看了看，身体还在，并没有穿上皇帝的新衣，怎么就被忽略掉呢？

他感到更深的孤单，还有些恨，恨已经消失的父母为什么没有为他留下一个兄弟或者姐妹，哪怕共享他的王国也可以啊，为什么就没有呢？他如同上英语课时一样走神了，眼前放空，电视画面变成了点点的马赛克，又渐渐模糊成迷雾，萧邦能听到他们兴奋的笑声，却什么都看不见。

他似乎进入到另一个孤单国度。想起电视上的古代皇帝，皇帝总是喜欢自称寡人，寡人，这个词是多么巧妙又贴切，萧邦就是自己这个王国里最可悲的寡人。

雨季的雨从来不会缺席。暴雨在某个中午突然爆发，席卷了村庄。

入侵

雨季的雨从来不会缺席。暴雨在某个中午突然爆发，席卷了村庄。

驿站

雨季的雨从来不会缺席。暴雨在某个中午突然爆发，席卷了村庄。

云和龙在村里待了几天就回去城里，幸运地避开了这场大雨。在城里，有他们的父母、他们家的房子，以及很多好玩的去处，乡下只是他们老家，是他们度假才会来玩的驿站。

萧邦没地方去，乡里是别人的驿站，却是他唯一的家。

暴雨在肆虐的狂风中成片倾泻下来，天空阴暗，仿佛积蓄着力量，突然，某一片天空爆出巨大的闪电，让乡村上空都亮回了白天，随后，连绵的惊雷在压抑中炸响。

轰隆隆。

稻田！萧邦正看着电视，忽然被亮起的闪电和雷声惊醒。

雨水密密麻麻地砸在地上，地面已变成水浪翻滚的汪洋，萧邦抓起一把伞，撑开冲入了汪洋里。

汪洋中，萧邦的稻田，自然没了任何痕迹，迷你稻草早已被水流冲走。

萧邦看向水流过去的远方，那里矗立着几座老旧民房，白墙黑瓦都笼罩在氤氲的雾气中，像一幅极具意境的水墨画。

雨水密密地砸着，莫名感伤。一身蓑衣蓑帽，扛着锄头的爷爷从雨幕中大步走来，豪气干云，恍如电视中压轴出场的武林高手。

“淋雨做什么，进屋去！”爷爷摘下头上的蓑帽，戴在萧邦被雨打湿的头上。随着说话，他的头顶不住地有水落下，顺着皱纹汇入下巴。

天空灰暗，厚重的乌云里仿佛俯着下不完的雨，狂风和落叶一起乱舞，带起遮天蔽日的混乱恐怖，像电视里怪兽出没的场景，像电影里世界末日的景象。

这，也是他的王国末日吗？

唯一

很多年后，萧邦离开，他摆脱了土地的束缚，开始成为阿青老师当年说的优秀的人。

他渐渐淡忘了曾经的王国。也许是因为时间作祟，也许是那场雨季最惨烈的暴雨，让他的王国什么都没留下，连碎片都无影无踪。

萧邦试图回忆，那个王国在那些年的每一个夏天准时出现，又在每一个秋天离奇消失。

没人能找到，也没人知道，除了萧邦自己。

因为，他是那个王国里，永远的、唯一的、伟大的王！

唯一

很多年后，萧邦离开，他摆脱了土地的束缚，开始成为阿青老师当年说的优秀的人。

他渐渐淡忘了曾经的王国。也许是因为时间作祟，也许是那场雨季最惨烈的暴雨，让他的王国什么都没留下，连碎片都无影无踪。

萧邦试图回忆，那个王国在那些年的每一个夏天准时出现，又在每一个秋天离奇消失。

没人能找到，也没人知道，除了萧邦自己。

因为，他是那个王国里，永远的、唯一的、伟大的王！

描红

□申平

50多年前的春节，老罗回家乡蒲县探亲。一件事情却使他不再淡定：那就是村里接二连三莫名其妙地死人，接着他又听说，邻村也在死人。

老罗是大学毕业生，学的是兽医专业，自然和医学沾点边。他第一个想到，这可能是什么瘟疫爆发了，于是就去找乡镇领导，但却找不到人，原来他们都“靠边站”了。老罗情急之下跑到邮局，想直接给党中央拍一封信。电文如下：

北京、党中央：蒲县一带发生传染，非常严重，有人死亡。正值春耕时节，缺血少药，人心惶惶，请速派医疗队前来解救，越快越好。

落款是“蒲县马镇回乡干部罗燕明”。

起初，邮局工作人员还不敢发这个电报，后来经过老罗苦口婆心地劝说，才同意发出。但是拍电报的钱必须由老罗出，算了算，一共是3.5元。那时候的3.5元可不是小数目，老罗掏空了口袋，才勉强交上。拍完电报，老罗觉得放下了一桩心事，接着他就回去上班了。他当时是乡里的兽医，一个月赚不到几块钱呢。

令他欣慰的是，三天后家乡就了解放军的医疗队。他们到处消杀，抢救患者，迅速扑灭被证实为流行性脑膜炎的疫情。但是有三位医疗队的队员，在救人过程中被感染，不幸牺牲，就被安葬在老罗的家乡。

这些消息，都是老罗后来通过报纸看到的。他再次回乡的时候，曾去凭吊那三位烈士。

30年前，在市里一家知名企业当办公室主任的老罗，向媒体披露了这件已经鲜为人知的往事，并亲自带记者去实地采访。面对烈士墓，又看了老罗珍藏的“救命电报”底稿，记者们非常震撼。时逢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80周年，各大媒体迅速以大版面报道此事，轰动一时。

蒲县人民政府闻风而动，立即为那三位烈士重建陵园，并在陵园前建起一座解放军救民纪念碑，铭功以志。纪念碑落成那天，老罗被请到现场，与市委书记、县委书记一起剪彩，并向干部职工讲述当年的经历，人们无不唏嘘动容。

第二天，老罗站在纪念碑前讲述的照片和影像就出现在报纸上、电视里，他满怀深情，热泪盈眶，身后的纪念碑上的铭文用红漆描过，鲜艳醒目。

20年前，老罗退休了。在一个假日，他率领全家20多口

人，开几部车回蒲县，去瞻仰纪念碑。

但出现在他眼前的烈士陵园，却早已不是落成时的样子了。烈士墓前芳草萋萋，纪念碑上的红漆早已脱落，上面的一些字变得模糊不清。看样子，已经很久没有人到这里来了。

老罗痛心疾首，立刻命令儿孙动手，有的除草，有的开车去买红漆，重新给纪念碑描红。一家人忙了大半天。老罗再次站到焕然一新的纪念碑前，为家人讲述那段历史，接着，全家人合影留念。

5年前，拄着拐杖的老罗，再次来到纪念碑前。他不顾陪同家人的劝阻，坚持上前，亲自为纪念碑描红。一个字一个字地描，非常认真。一晃15年了，老罗每年都来这里描红一次，风雨无阻。

开始时，儿孙们也都非常支持，每年都抢着买好红漆，轮流陪同前来。但是时间一久，特别是老罗生病以后，都开始劝他不要去了。老罗却说：只要我活着，就必须去。

有一年，儿孙们都说忙，顾不上带他去，老罗竟然一个人打车去了。近400公里的山路，一来一回，再加上吃饭、住宿等费用，花了两三千块。老伴怪他，他却说：如果我不去的话，能吃得下饭、睡得着觉吗？

儿孙们说：这事应该是当地政府管，不应该是你个人来管。老罗气呼呼地说：人家不是忙吗……的确，老罗也给乡县两级政府写过反映情况，但是都没有回音。他后来就打电话去问，乡里的人说：这个应该归县里管。县里的人说：这个应该由乡里负责。最后老罗亲自上门去问，回答说：因为这个纪念碑太偏远了，每年的祭扫活动到不了这里。下一步怎么办，他们正在研究。

一研究又是几年。老罗心想：行了，这件事就我管了。等我死了，我还有儿子和孙子呢。他立下了遗嘱：百年以后，儿孙有谁能每年坚持去替他描红，他的遗产就归谁所有。

一年前，坐着轮椅的老罗再次来到了纪念碑前，眼前的景象却使他眼前一亮：

但见纪念碑周围，正有许多人在忙碌，有的除草，有的描红。在灿烂的阳光下，一切显得那般美好。

看见老罗被推着走过来，他们立即列队欢迎，向他敬礼，少年儿童为他献花。一个青年大声说：尊敬的罗爷爷，您的照片和故事我们已经在报纸上看到了。从今年开始，我们将接过您手中的笔，每年为纪念碑描红，永远描下去！

老罗的眼泪一下夺眶而出。

花世界系列1(油画)

□孙洪敏



花世界系列1(油画)

□孙洪敏

放生

□任春青

老陆和老伴商量好要养猪，结果被开发商制止了。开发商说，你养一百头猪，辛苦一年能挣多少钱？一样是投资，还不如养领导。老陆问什么叫领导？开发商说领导就是平时注意打通和领导的关系，到时就财源滚滚了。当时他听了心里特别不舒服，还把表弟批评了几句。

又是一个休息日，老陆和老伴在家。闲来无事踱到了书房，这里曾经是放生鸟的地方，他看见笼子敞着，窗子也敞着，想到了那只鸟。这时，他听到了一声熟悉的鸟叫。一抬头，看到敞着的窗口落下了一只鸟，他定睛细看，乖乖，就是那只被他放生的鸟。明明已经把它放生了，怎么又回来了？那鸟没理他，像走出去的时候那样，慢慢踱回来，从窗口一跃落在了笼子门口，然后一头扎进去，再也不出来了。老陆和老伴都目瞪口呆。

老伴说，老陆，你看这鸟怎么会那么惨？老陆也看到了，那只鸟羽毛杂芜，身上肮脏，精神状态很差。老陆说，可能它在外边找不到食，以前是我们养着它，现在自己出去就没办法生存了。老伴问，那还放生吗？老陆不置可否。这时手机响，他看微信，跟盛董来往甚密的一位市委副书记落马了。

一定不相信主人会轻易放它。老伴就拿来鸟食，在笼门口逗弄它，它来到门口，看了看，又回去了。老伴说，这咋办，想放生，可它不走。

老陆站在那里想了半天，想出了一个主意。他调出手机里存着的公园里录下的一段鸟鸣，靠近窗口打开收音机，顿时响起阵阵悦耳的鸟鸣。这一招果然奏效，那只鸟停止了跳跃，来到鸟笼的门前，探头，缩回，再探头，再缩回，反复几次，终于试探着走出笼子，向着窗口跃去，然后从敞开的窗口处飞出去了。

那只鸟飞得很慢，很笨拙，还有点歪歪斜斜的，似乎一年多的囚禁让它丧失了飞翔的能力。但老陆心里一阵轻松，毕竟是放生成功，当然轻松的同时也有一丝失落，毕竟和这只鸟之间已经有了感情。

以后的日子里，老陆和老伴两个人都刻意回避说到这个话题，以往叽叽喳喳的叫声突然间消失了，心里还是有一点不习惯。老伴的反应比他更明显，常常站在那里发呆。老陆就委婉地劝她，别想那只鸟了，它本来就是属于天空的，长期关在笼子里，生存功能就退化了。老陆想起，有一次老家的表弟来他家，吃饭的时候讲了一个

放生

一定不相信主人会轻易放它。老伴就拿来鸟食，在笼门口逗弄它，它来到门口，看了看，又回去了。老伴说，这咋办，想放生，可它不走。

老陆站在那里想了半天，想出了一个主意。他调出手机里存着的公园里录下的一段鸟鸣，靠近窗口打开收音机，顿时响起阵阵悦耳的鸟鸣。这一招果然奏效，那只鸟停止了跳跃，来到鸟笼的门前，探头，缩回，再探头，再缩回，反复几次，终于试探着走出笼子，向着窗口跃去，然后从敞开的窗口处飞出去了。

那只鸟飞得很慢，很笨拙，还有点歪歪斜斜的，似乎一年多的囚禁让它丧失了飞翔的能力。但老陆心里一阵轻松，毕竟是放生成功，当然轻松的同时也有一丝失落，毕竟和这只鸟之间已经有了感情。

以后的日子里，老陆和老伴两个人都刻意回避说到这个话题，以往叽叽喳喳的叫声突然间消失了，心里还是有一点不习惯。老伴的反应比他更明显，常常站在那里发呆。老陆就委婉地劝她，别想那只鸟了，它本来就是属于天空的，长期关在笼子里，生存功能就退化了。老陆想起，有一次老家的表弟来他家，吃饭的时候讲了一个

彩票开奖公告栏 开奖时间:2022年4月26日

双色球 第2022046期

02	11	25	27	24	30	14
奖级	全国中奖注数	每注奖金(元)	本省中奖注数			
一等奖	9	7489274	0			
二等奖	132	212154	11			
三等奖	1157	3000	189			
四等奖	64937	200	7459			
五等奖	1254336	10	153226			
六等奖	6953028	5	898133			

本期投注总额:358743356元;广东省投注额:45503808元;奖池资金累计金额1901913181元,滚入下期一等奖。兑奖时间:自开奖之日起60个自然日内。

3D 第2022106期

中奖号码	5	0	7
奖等	中奖注数	单注奖金(元)	中奖金额(元)
单选	1824	1040	1896960
组选3	0	346	0
组选6	2001	173	346173
1D	311	10	3110
2D	44	104	4576
通选1	0	470	0
通选2	4	21	84
包选三全中	0	693	0
包选三组中	0	173	0
包选六全中	0	606	0
包选六组中	0	86	0
和数12	71	15	1065

本期投注总额:3636736元;本期中奖总额:2251968元;奖池资金余额:2422385元。

“南粤风采”36选7 第2022106期

36选7投注总金额:442516元	中獎基本號碼:30 17 08 18 07 36 特別號碼:01		
中獎等級	中獎注數	總中獎金額(元)	單注獎金(元)
一等獎	0	0	
二等獎	3	34116	11372
三等獎	1	11362	11362
四等獎	97	48500	500
五等獎	164	16400	100
六等獎	3831	38310	10

累计奖金6288988元滚入下期一等奖。

好彩36投注总金额:553420元

类别	投注额(元)	中奖注数	单注奖金(元)
好彩2	36698	516	35
好彩3	516722	762	340

本期兑奖期限:自开奖之日起60个自然日内。

好彩1 第2022106期

中奖符号	01	鼠	春	东
投注方式	投注额(元)	中奖注数	单注奖金(元)	
数字	484074	7055	46	
生肖	13978	503	15	
季节	6092	137	5	
方位	20566	9969	5	

投注总金额:524710元,奖池资金余额:435586元。本期兑奖期限:自开奖之日起60个自然日内。

广东省体育彩票中心 广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授权发布

七星彩 第22046期

本期开奖号码: 4 5 0 1 1 3 + 8			
中獎情況			
獎級	中獎注數	單注獎金(元)	應派獎金合計(元)
一等獎	2	5000000	10000000
二等獎	3	80102	240306
三等獎	77	3000	231000
四等獎	1508	500	754000
五等獎	21168	30	635040
六等獎	809957	5	4049785
合計	832715		15910131

本期全国销售金额:16475288元 277436608.54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。本期兑奖截止日:2022年6月27日,逾期作弃奖处理。

排列3 第22106期

排列3	6	2	5		
排列5	6	2	5	3	2
中獎情況					
全國銷量(元)	本省銷量(元)	全國中獎注數	本省中獎注數	單注獎金(元)	
直選		14158	721	1040	
排列3 直選3	36594522	1661230	0	0	346
排列3 直選6		40532	1635	173	
排列5	15035170		49	100000	

5994766.76元奖金滚入下期排列3奖池。449570448.22元奖金滚入下期排列5奖池。本期兑奖截止日:2022年6月27日,逾期作弃奖处理。